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一回 呂相公雪洞藏身 侯公子入院搜樓

詞曰：滾滾龍爭虎鬥，匆匆兔走烏飛。席間花影坐中移，百歲光陰有幾？說談古今治亂，興王霸業根基。要知成敗是非，總在漁樵話裡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話言黃、李、莫三人在門外商議，主意已定。六頭趕奔閨門侯府送信〔不〕講。

再表柳姑娘見六頭下樓，等了一會，心內暗想：這個賊此去，並非出恭，定是往閨門送信與侯大爺，前來吵鬧。自古道：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再見呂相公神色惶惶，毫無擺佈，連連的道：「相公且自寬心，妾身自有道理。」二人出了房來，到得樓廳裡面，命人將香幾掀開，把上邊的條畫捲起。原來條畫背後有個雪洞，柳氏去取了鎖匙，將雪洞塞板上的鎖開了，推開塞板，望著呂相公道：「相公請在裡面略躲一躲。少停，侯韜不來，再請相公出來。」呂相公無奈，只得走近跟前，取了張板凳，接腳上去，躲在裡面。

柳氏依舊將塞板關好，用鎖鎖上，把板凳取（去）過一邊，香幾、條畫依然擺得好好的，轉身到房中。望桌上觀看：方才是三人用酒，擺的是三付杯箸。此刻取去一付，只擺兩付，準備侯韜前來。正所謂：

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

柳氏乃是個停當女子，曉得六頭一向不軌（究），所以防他不測。若是天晴不走路，直待雨淋頭，那時（是）追悔便遲了。柳姑娘收拾已畢，坐在房中，悶悶無言。要想些話在此，等待侯韜前來應對，這且不題。

再講黃、李二人得著此信，正是：

歡從頰角眉梢出，喜向腮邊笑臉生。

打外面進來。媽兒看見，心內不住的亂跳，卻也十分害怕，忙忙開口道：「二位相公請坐。」命人倒茶。黃、李二人並不理會，隨即舉步登接，柳氏一見，暗暗心中道：若不早防，險些兒做〔出〕事來。忙請二人入座，添了杯箸，命人取酒。忙問黃、李二人道：「兩位相公只些時可曾到侯大爺府中走走？一向在何處發財？」黃、李二人道：「再不要題起！自從園中別後，大爺即命我次日去請呂昆。不想被張天佩這廝暗中使計，將他藏起。我二人目下離了侯府已久，那裡有財可發？只好在些賭場上打渾而已。」柳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一向何不到此談談？今日前來，有何見論？」

李連義一面飲酒，一面想著心事，暗暗的道：「適才遇著六頭，他說三人在此飲酒，論理該有三副杯箸在此。為何等我們來，方添一副杯箸？事有古怪。難道這狗頭只是說謊不成？」忙忙向柳姑娘道：「有人說你是非，你知道麼？」柳氏假意吃驚道：「於心無愧，可與霹靂同居。但不知是何人道我不是？」黃子方道：「我二人打門首經過，遇著六頭，他道你將呂昆藏在此間用酒，可有得的麼？」柳姑娘道：「若是別人說我，恐怕有之；六頭之言，二位相公不必聽信。這廝一偏之詞，分明是所欲不遂，銜血噴人。何也？他才進門，只因我在樓中有恙，母親怕他樓上騷擾，請他樓下用茶。這廝務必不依，闖上了樓，口內胡言亂語，令人難受，只得備了一席請他。酒席之間，又問我索借衣服、首飾。你二位相公是明白的，我雖有些東西，那裡能借與他？因此需索不遂，故爾暗中使箭。二位相公不須聽信。」黃子方聽得這些話，暗暗的道：原來如此！這個賊上年將我二人撮弄出門，今番又用此毒計害人，可恨可恨！我與他世不干休！黃、李二人此刻怕的是侯韜到此，況且又用了幾杯酒，站起身就要走。柳氏道：「二位相公來得，去不得了。這廝去，必往侯府搬弄是非。少刻侯大爺前來，要二位相公代我做個明府，以知他設計坑人。」黃、李二人也是該應倒運，只得在此等候不題。

再言六頭到了閨門，心中暗想道：

此去全憑三寸舌，從今翻出是非來。

來至侯府，見侯韜在此陪客談心。等了一會，侯韜將客送出門，來至書房。六頭隨後趕來，望著侯韜笑喜喜的道：「大爺上年命黃子方、李連義請那呂昆，一向並未見面。今日卻被晚生無意之中尋著了。」侯韜道：「你在何處遇著他呢？」六頭道：「晚生因柳姑娘有恙，便道經過，進去看他一看。才走進裡面，媽兒叫晚生樓下坐。那時晚生心下疑惑：往常間並不攔阻，今日想必樓上有人。不聽媽兒的話，隨即上樓。那曉得是呂昆同著柳姑娘對面飲酒！故此晚生前來送信。才出大門，恰恰遇著黃、李二人，是晚生命他們上樓看守著他。大爺請快些去，不必延挨。走到那裡，輕輕抓住，以報上年之氣。想那時大爺命人請他，尚且不到。今日瞞著大爺，與柳姑娘往來，豈不是欺了大爺麼！」侯韜聽得此言，不覺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忙向六頭道：「我大爺此去，不知那廝可在院中？」六頭道：「若是走了去，猶恐天色晚了。大爺，現成牲口，何不乘騎而去？」侯韜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！」